读童戈“东南亚漫笔”系列

● 何国辉

我一贯主张散文在形式上是可以怎么舒服怎么来的。这并非不考虑形式,而是形式被心灵液化,在行文中随心灵的流动而流动,形式美就在这流动的纹案中。就这个特点而论,散文在文学的诸体试中,更像国画水墨,最后决定美学品格高低的是心灵,是修养,是情操。或简或繁,或雅或俗,见性灵则美,不见性灵则不美。

游记,作为散文的一种,也是这样。

从童戈先生的文章看,他的东南亚之行是来去匆匆的。这就决定了他的这组记游散文的操作形式,只能是速写式的。或一事,或一景,或一情,或独立成篇,或拼串成文,一挥而就。绝不沉溺、绝不拖沓,形式上的流动快捷,就像他的游历本身。但这些文字之所以是散文,是因为它的形式是心灵化了的,是心灵形式的对应。如童戈的《夜色真美好》写与马来华侨姚拓先生的一次邂逅,用笔主要集中在对邂逅这一事件的惊讶,当地华侨对来自祖国大陆的自己的热情,和对大陆文艺界的情况的了解的渴望上。同时,以对话为主要手段。这样的行文,应该恰好符合当下情况的心灵轨迹,形式符合了心灵的实际。再如,《在真情中走向永恒》,文章由几个事件拼串而成,在回国后的双流机场旁边的一家餐厅里的若断若续的回想这样的叙事框架的设定里,拼串性的叙事恰恰也是因为情感本身的断续,达到一定情感亮度的事件因闪耀而留存,没有达到这个亮度的事件则被心灵忽略而在文字中付诸阙如。《怀念微笑》则完全从游历中处身的现实返回到情感现实,一反游记写景记事的外观立场转而采取内思性的抒情立场,写自己“在异国他乡”“已是第十个日子”时对妻女的感念。乍一看,这有悖于游记的写作惯例,但在一组散文中,作为对彼时彼地情感的再现,它又是符合游记写彼地之景抒彼时之情的原则的。写作在合法的前提下,写作惯例让位于情感真实,心灵真实。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心灵在散文创作中的幕后实质。可以说,除了心灵我们在散文创作中别无依托。“东南亚漫笔”的那些篇什,我们被童戈先生的心灵感动之后,还能要求别的什么呢?《我看人妖》里对异质文化的猎奇和排异心理,《拜谒三宝山》里对古代中国海洋文明的崇敬和自豪心理,《吉隆坡过端午》对海外华族风俗的认同和亲和心理,都让我们真实感受到那位叫童戈先生的心灵。速写式的文字不仅没有影响他的表达,反而更能让他的心灵脱视。这就叫朴素,而朴素也是一种美。真实的,感人的情感,常常是朴素的。

童戈先生的这组文章多数因为这种无拘无束的心灵坦露而成功,但个别篇什恰因对心灵的遮蔽而失败。如,《如梦的等待》。那种过份的情感渲染走向了它的对立面,而成为了一种矫情。当然这种矫情不是因为它的发端,而是因为在时间对它的淡化或隐藏之后重新点燃它的别扭。

愿童戈先生再上一楼。

永远的文学梦

● 童 戈

因为热爱文学,而且在文学的跑道上不停地赶路,所以一听说第七届冰心散文奖我获奖的消息,我便不由自主地被撩起一股深沉而悠远的激动,似一脉血缘亲情浑身弥漫。

为什么如此激动?因为我崇拜文学!

文学对于我来说,可以说是我的第二生命!

记得上小学的时候,老师给我们讲故事,我在课堂上偷偷擦眼泪,细心的女老师发现了,她走到我的座位边对我说:“你这么爱激动,将来去当作家吧!”

这句话我当时似懂非懂,但是它却永远扎到了我的心底里。

后来我慢慢明白:原来“政治家讲利害,文艺家讲情感”。难怪老师那样提示我。

由于我喜欢语文课,所以我也特别喜欢课外读物。那个时候,书不是很多,但是我抓着什么就读什么,蹲在厕所里,拾起一块残缺的废报纸片,我也要把上边的字读完才扔掉。后来我明白了:“热爱是最好的老师”这句名言的真谛。

上中学的时候,由于我爱写写画画,被校长看中,我当上了全校学生会的宣传部长。学校中心位置有4块长长的黑板,办板报的差事自然就落到我的身上,开展文娱活动当然也是份内之事。记得我的第一篇文学作品是写一个小话剧,情节大概是写一个学生不好好读书,他估计要快到下课的时候,就提前把事先放在课桌下的篮球抱在手上,等下课钟声敲了第一下,他就冲出了教室,去抢占篮球场……这情节简单得不能再简单了,可是却公然走上了学校的大舞台。现在想起来就脸红,但它却让我的文学梦开了头。记得那时我13岁。

16岁的时候,我写了一个学生积极参加生产劳动的故事,被《南充日报》刊登了,学校领导将刊发这篇文章的报纸贴在墙报栏内展示多日,这大概是我变成铅字的第一篇文章。

就这样,我便走上了文学之路。

于是,无论是在校读书,还是走上社会,我都不断的给全国各种报刊写文章,虽然那时大部分文章都像泥牛入海,但由于我一直做着文学梦,而梦想的确是生命中最好的养料,所以有梦就不怕路远。虽然我一直从事办公文秘工作,大量的文秘写作消耗了我生命中最好的岁月,但是在从事文秘工作中,我也积累了大量的丰富多彩的文学创作素材,因此,业余文学创作就主宰了我所有的业余时间。

下乡、出差,成了我业余创作的极好机会。一是可以借机深入生活,广泛收集素材;二是比在机关有更多的时间去思考、去创作。于是乘火车的时候,成了我构思散文、小说的好时机。记得上世纪八十年代,我的短篇小说《在晨曦中》、散文《一颗红星》等等就是我担任《长安周报》总编时,在去重庆印刷报纸的火车上构思和写成的。虽然由于火车晃动,字写的歪歪斜斜,但是我却收获到了丰收后的喜悦。

由于工作比较繁忙,我有时爱在车上构思作品,以至于一些时候,车子开过了目的地,我才发现走过了头,弄得司机只好原路返回。生病住医院的时候也是我创作的极好机会。记得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我因患胃出血病而多次住院,这种病虽然危险,但是由于病痛轻微,我常常坐在病床上读书、写作,甚至一只手输液,另一只手拿着书读。记得我的短篇小说《微笑》、《相亲》以及不少散文作品,都是这样在病床上写成的。以至引来一些饶舌之徒的谤言:“他哪里有病呵,他是躲在医院里写小说。”

上世纪90年代,组织上安排我去北京中国作协鲁迅文学院作家班学习,让我对文学创作理论知识有了进一步的提高。一位著名评论家说:“一个普希金提高了俄罗斯民族的质量,一个李白使中华民族拥有了三千年的骄傲,一个梵高使全世界感受到向日葵愤怒而近入绝望的金色的瀑布,一个贝多芬使全人类听到了命运的叩门声!”这让我进一步明确了文学艺术在人类精神世界中的地位和作用,更加坚定了我在文学道路上走下去的决心和信心。

就这样,这些年来,我除了写了数百万字的应用文外,利用节假日和夜间还写出并发表了小说、散文、诗歌、剧本、报告文学等文学作品近二百万字,已公开出版散文集《怀念微笑》《警话》《一地阳光》,中短篇小说集《哑巴的呐喊》、长篇报告文学《巴山剑》(合著)等多部文学作品,主编文学、文化图书《广元百科全书》、《广元散文选》、《剑门蜀道之光》等十余部,计500余万字。曾获第七届“冰心散文奖”、第三届全国当代散文奖、中国当代散文大观优秀作品奖、《散文选刊》(下半月刊)全国优秀散文奖、全国“千重山”美文奖、全国“先觉杯”文学奖,第五届四川文学奖、第一届四川散文奖、四川日报副刊散文奖、四川天府文学奖、四川公安小说创作一等奖等二十多个文学奖项。被广元市政府命名为广元市“十佳文艺工作者”,被中国散文学会授予“突出贡献奖。”

回望我走过的文学之路,既有收获后的喜悦,更有创作中的艰辛!是“热爱”给了我创作的力量,是“生活”给了我创作的源泉,是“艰辛”让我有了一些收获。

可以说,永远的文学梦,让我的日子有滋有味,让我的生活丰富多彩!

春色宜人 刘鸣凤 摄

门(外一首)

● 伍国雄

公开与隐私 就是
两张铁皮两张木板的距离
锁当然缺一不可 把握住
进户的那扇 你就
成了主人
主人的领地神圣不可侵犯

主人经常与狗仔与强盗
从猫眼对视 看见那张
浮肿恶心的嘴脸 主人
吓得在另一面不敢呼吸

不知门外能否看得见主人
看见主人一丝不挂 裸露
在他面前 成为他的俘虏
他的奴婢

夜不闭户 路不拾遗
主人至今不信 主人
更不相信 门当了
户就对了的古训 今晚
主人要出趟远门 反复
叮嘱小儿 我已带好了钥匙
不管谁敲门 都
不要理会

雾霾

城里人一出生 就
叼着一袋大烟 被迫
装一回老练 呼吸
成为很费力很深沉的问题

字典几经修改
录入了一个臭名昭著的词条
雾霾 是我进城后理解
最深刻的物体 雾
是水蒸发后的自然现象
是我孩童时在山上放牛 经常
看见的美丽 霾
是一种很讨厌的空气
常与口罩并存
口罩其实就是一块遮羞布
小时打针医生常常用来掩盖表情

像狗皮膏药 成了俏货
这也是我到了城里
才知道的事情 原来
以为是城市人故作洋盘 矫情

比石头还沉重的话题 是昨天
省城的亲家嘱托我占好地盘
等他 并给准备两间小屋
一块菜地 说他还想多活些年
其实他未必知道我与他一样
伤感 进入这个三线城市后
(可能是四线五线)
我已戒烟多年 昨天
就在昨天
到医院体检 报告单显示
肺上有点问题。

沁园春·幸福岛

● 张 泽

秋日沙州,白龙环绕,幸福岛头。

望群山逶迤,秋色绚烂,波光潋滟,大江奔流。

户户新舍,瓜果熟透,米灿鱼肥正丰。

晴秋好,看金阳朗照,旗舞方道。

如烟往事悠悠,路漫漫长盼赤贫休。

恰春风送暖,百花争艳,江流激荡,千帆竞游。

勾画蓝图,胝足胼手,共将小康宿愿谋。

铭初心,怀百年梦想,再写春秋。

注:幸福岛位于青川县沙州镇,白龙湖环绕四周,湖光山色,生态自然,是青川县重点打造的旅游综合开发项目,主要依托白龙湖自然资源优势,高起点规划、高质量建设,着力建成青川全域旅游的“乡村旅游示范区”。

远山 左长周 摄

心洁如雪

● 杜华赋

下雪了,漫山遍野铺上了厚厚的雪,天地一片洁白。

看着这纯净的雪,我突然想起朋友洁。因为,洁在几个月前调到省会城市去了,我和她的很多朋友都舍不得她离开这座城市。

认识洁,纯属偶然。

一年前,我参加一个文学座谈会,散会时,一位文静、娴雅的女士走近我说:“老师,我送你回家——我们是邻居。”

我很诧异:我不认识她,她居然知道我的住址。

在回家的路上,她告诉我:她名叫洁,听过我的作品评讲课。洁还说:“你讲评作品很认真,很专业,我们听了很受启发。”她还微笑着说:“你的住址我是在朋友那里打听到的。”

“哦。”我心里渐渐踏实了。

“如果你有作品,随时发给我,我帮你看看和推荐一下。”我随口说道。我想,人家把你喊“老师”,总应该为人家做一点事——何况,自己也只有这点资本。

洁说,好的。

后来,我催问过洁有没有新作品,发给我看看。洁说,近来很忙,没有写。并问我“可否把以前写的东西发给您看看”?我一口答应。

随后,洁发给我三首诗。洁的诗,自然,清纯,我稍作润色,推荐给媒体,很快就发表了。

过了些日子,我再催问她作品的事,洁还是说这阵儿很忙。我想,如今这个时代,谁不说“忙”呢?也就不再催问了。

但后来经历的一些事,我算真正认识了洁。

洁是一家金融公司的老总,多年来,她把公司打理得井井有条。洁的人生信条是“做人实心,做事用心”。洁给自己定的这条人生准则,不像有些人是拿来“装门面”,而是一点一滴去照着做。洁说,领头人如果把一个团队带得七零八落的,一大群人脸上无光,自己更是丢脸。公司每年交易金额上百亿,营业收入近亿元,业绩一直位居全系统的前列。这么激烈的竞争,这么大的数据,这么耀眼的光芒,其背后,付出的智慧和艰辛是可想而知的。洁说“忙”,不是像别人说的敷衍话。

一次,洁无意中说出了她和同学热心公益的事。洁在媒体上看见一所边远山区小学20多个留守儿童学生,几个月都吃不上一次肉。洁和其他人在同学中发起“资助留守儿童学生的倡议”。很快,得到城区几个同学的响应。他们商议,每人每年出资5000元,解决学校基本教学用品和每个学生每周吃一次肉的难题。几年间,洁和几位爱心人士资助六七万元,为学校捐赠了篮球、乒乓球台、书包、图书等一批用品;为解决学生午休,他们还特地捐赠了一批床垫、棉被;为保证学生吃上营养餐,他们出资请人到学校为学生做饭……在洁和爱心人士的帮扶下,学校的设施改变了,学生的生活改善了。洁自己还认养了一名贫困生,每年出资3000余元,帮扶她完成学业。出于媒体人的敏感,我说这些事可以宣传一下。洁急忙说“不用,不用”。她还说:“其实,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

前些年,一些社会团体搞公益活动,组织者找洁的公司赞助,洁都力所能及给予支持。这缘于洁本身热心公益事业,加之自己又喜爱文学,还一直怀揣“文学梦”。后来,上面对这些事有一些条条框框,操作起来很麻烦。那些社会团体搞公益活动,组织者又来找洁的公司赞助,洁依然微笑着答应。其实,别人哪里知道,这些几千或上万的赞助费,都是她自掏腰包的。每次,我都想说点什么,但欲言又止。洁知道我想说什么,但她一再叮嘱我“保密”。洁说,这没什么,我也是社会受益人,做公益,回报社会是应该的……

雪,还在下着。因为雪,这座洁曾经生活过的城市银装素裹,更加漂亮了。

洁说,若干年后还是要回来的,她舍不得这座有“历史有文化有山有水有树有梦”的城市。洁说,我还要在这里圆自己的文学梦。

我和洁的朋友们,都盼望着她早一些回来……

路途

● 张雨涵

回家与别离,一路总关情。

春节是中国人最具意义的传统节日了。对于小孩子来说,春节意味着压岁钱和新衣服,即使调皮过头也只是被圈在怀里紧紧地抱一抱;对于慈祥又勤劳的母亲来说,是准备好怎么吃也吃不完的年夜饭,一家老小团聚着说些家长里短;对于不惑或者知天命的长辈来说,是几杯节酒下肚,说了不知几遍的想当年,感叹苦尽甘来,时光一去不复返,却也酿出过日子的勇气,给小辈们莫大的鼓舞;而对于很多远离家乡的人来说,春节就是一张车票,一段路途。

在路上。即便是交通如此发达,提到春运大家依然会唏嘘,本就一票难求还要加上奇奇怪怪的验证码。坐上车那瞬间,满足的感觉胜过拿年终奖呢。年底的工作再忙碌、学习再紧张,都值得了。在那一刻,紧绷的神经放松了下来,脑海里浮现出家的轮廓,门口的桂花树,窗下的青垂柳,还有爱人温暖的怀抱,和老友难得一见的酣畅相聚。车上的男人不再像平时那么板着一张脸,跟小女儿视频,耐心又温柔,笨拙地回答着女儿作业的难题,当小棉袄说着,爸爸,我会等你回来吃饭哦,男人也哈哈大笑,坚定地说爸爸一定早早回来。车上的女人,也不再满眼地看不惯,看着熊孩子各种胡折腾,居然腾出更多的空间给他们施展拳脚,看着他们仿佛看见自己的小宝贝在自己怀里撒娇耍赖。

这些年很多人会选择自驾回家,灵活又便捷,但难免六个小时的车程会变成十二个小时,煎熬的不是一动不动的钢铁长龙,而是那份怕赶不上年夜饭的着急。回家的路变远了,却无暇顾及沿途的风景。“有钱没钱,回家过年。”这句话直白却又近乎真理。习惯了报喜不报忧的我们,好事多了,再短的归途也觉得漫长,恨不得打个出租车起步价的路程就能到家,与亲人分享喜悦。状况不好的时候,也不得已的希望回家的路可以长一点,虽然怎样家都永远为你敞开,但也怕看见父母因为心疼而悄然爬上眉间的川字纹,怕看见父母渐渐发白的青丝。可为什么还要赶回家,因为那是能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相见欢,重逢短,情难舍,人难留,今朝一别各西东。回家的时候,一箱一箱的礼物,给不够家人你攒了一整年的孝心。离开的时候,依然大包小包的,你总说不要了,行李多了会麻烦、会超重,但是你知道这是父母的关爱和牵挂,是甜蜜的负担,是你心甘情愿的负重。这一刻,你明白了为什么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的道理。

装好行李,不舍的父母总是要把脑袋伸进车窗里,要好好把你再看看,看仔细,看的每天都能清晰地想起你的面容,就像你还依偎在他们身边一样。发动的车慢慢行驶,从后视镜里看着父母跟你挥手,看着他们一前一后越来越小的身影,都快看不见了,他们还在跟你挥手。失去过才会懂得珍惜和拥有吧。心还在家里,可是高速路上的里程表,理智的提醒着你,离家越来越远,离目的地越来越近。

现在的你也许已经在工作岗位上,撸起袖子加油干活了。路途的激动与劳累,思念与伤感,暂且放在了一边。你知道,每一次的离别都是为了相逢,每一份的汗水都是为了回家的路越来近,每一段路途都是有意义的,付出不会白费,再累也一样迈开坚定的脚步。

开始与结束,姿态都要好,用最佳状态上路,去到你最想到达的目的地。

雨

● 陶 琳

转眼立春已过,眼见得院里的海棠花一天天粉嫩渐绽,俏皮可爱,耳听得小鸟树丛间早出晚归,相互应答,好不热闹。案头工作之余,抬眼望,新雨已至,湿漉漉的诗意扑面而来。想象中,每一颗小雨滴,都该是长着透明翅膀的小小精灵。

春天里,它是轻盈的小姑娘,带着些新奇,带着些探询,眼睛亮晶晶的,含着笑,飘然降临,柔柔软软,清清亮亮,挂在萌出的叶苞草芽上,是对世界含羞带怯却又全心全意的亲吻。

夏天里,它是壮壮的小男孩,扯着厚重的乌云,甩手蹬腿,有倔头倔脑、不管不顾的蛮横劲儿。忽儿是淘气包,烈日下突袭,让人猝不及防、失足狂奔,一忽儿刁蛮和任性:连绵数日不罢不休,任由山水流泻,江河暴涨,令人心惊胆颤,避之不及。

到了秋天,它是二十七八的半熟女,既怀着些许憧憬,又有了世事经见的阅历,温婉固然在,透彻则一层深似一层,此刻,便已是“一层秋雨一层凉”。那些少女的憨甜和少年的爽直,是再也回不去了。冬天的雨,则像家中的老者,心下澄明,言辞朴素,既有点醒混沌的透彻,又有洞察世事的清寒。

于我而言,无论是在窗内,檐下,院中,山间……无论是平旦、晏昼、日夕、定昏……任它酣畅淋漓,飘飘洒洒,或急如瀑,或飘如丝,是滴滴答答也罢,是叮叮咚咚也好,对这雨,总是觉着美好,总是满怀爱恋。没有惆怅,只有怀想……